

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

附錄樓山遺事

先生之交游出處及其論文論詩之旨凡著之年誥者從其所繫之年月書之餘則畧焉然其散見于初諸家之紀載者生前膾炙死後灰釘論定久矣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輯樓山遺事

明史附金聲傳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鍼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

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鉞得志謀殺周鏞應箕獨入獄  
護視大鉞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應  
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唐王聿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  
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其前後殉節者又有巡撫邱  
祖德推官溫璜都督蔣若來總兵周之藩尚書總理軍務  
郭維經兵部左侍郎詹兆恒罷居大學士傅冠巡撫金聲  
推官吳應箕等 質實云吳應箕貴池人舉兵應金聲屯  
師泥灣諭降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忠節

御批通鑑輯覽

增明唐王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徽州○先是徽州聞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襄  
及僚屬皆遁推官溫璜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  
其印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甯金聲糾集義  
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璜與相犄角且轉餉給其軍  
前山東巡撫邱祖德職方郎中尹民興監紀推官吳應箕  
等多聚兵應之聲乃遣使通表唐王聿鍵授聲等官遣兵  
取旌德甯國諸縣會故御史黃澍降于

大清導王師間道襲破之執聲至江甯不屈死應箕見  
獲死祖德退還山中。大兵攻拔其寨不降磔死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通諡忠節

吳應箕 監紀推官貴池人爲諸生尙氣節起兵應金聲  
屯師泥濇諭降不從被獲死

計氏南畧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少則  
躡治詩古文詞意氣橫厲爲復社領袖崇禎壬午鄉試副  
榜時國事日棘應箕好竒計畫策門襍進武夫介士不復

經生自處會世變南土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  
以自見矣署詩于壁云帥義兒門徒糾合拳勇與其曹  
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衆以計連復東流建  
德時歙州金聲首倡義奉隆武朔擢都御史得承制專拜  
牒署應箕池州推官監紀軍事勢始彰而聲先敗失援自  
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怨家偵聞百出大兵逼  
戰潰匿婺源神門界被獲不屈與官兵偕輒倨上坐亦敬  
重之不加害一卒以刀刃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邪乃伸  
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毋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  
地不也其就刑處血跡洒之不去頭入國門如生歷三日

通事  
不變人成異之

吳應箕起兵池州

按此大畧据劉伯宗所撰先生本傳惟遠匿祁門婺源  
界本傳無之辨見年誄中至殺先生者為總兵黃某討  
氏必別有所据亦與先生令爾官自來之語合

溫氏南臺釋史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詞意氣橫厲一  
世復社領袖也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師公卿以  
下咸加禮異眎其滅否為榮辱先阮大鍼在南都應箕集  
諸名士出防亂公揭諫逐之大鍼弗敢校然憤甚欲得而  
甘心焉後周鑣下獄應箕入視大鍼亟捕之乃乘夜亡去

左兵南下獄始解南都不守起義旗應金聲攻池州復建  
德東流歟縣 大兵逼戰潰匿婺源卹門界被獲不屈將  
僂之市應箕曰此非死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  
叱曰吾頭豈汝可斷邪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  
然毋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地下也其就刑處至今血跡  
猶存酒之不去義兵本傳

按此言護視周鑣與明史同證之先生大風行及祭仲  
馭文皆實錄也以下皆與南畧同惟松林就刑疑與集  
中之石灰沖相去不遠或一地而二名也

汪氏史外



公諱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乙酉  
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如臯冒襄爲之序曰嗟  
乎子讀樓山先生遺詩及子班北歸手奉史傳嘆啟禎之  
際文章朋友何其鴻昌俊偉極一時金石膠漆之剛堅又  
致嘆四海一堂同聲合志相與憂憤激烈慷慨悲傷以至  
于殺身成仁不待傳檄號召如虎符合也嗟乎海岳精英  
文章星鳳不必待時而駕成直昌時一代醞釀三百年培  
養氣運雖盡而蘊蔽日月之光兼督英雄之畧者受命挺  
生電策雷驅金戈鐵馬畢命遂志以身家殉君國不辭膏  
斧甘心斬絕此唐宋以來所無而吾黨學問氣節數十年

輪囷離奇鬱蒸所致不可誣也猶憶當年聲氣干理命駕  
風雨不渝晤對雖不以時不以地然三年應制會獵舊京  
十五國人文畢集南雍之勝踰于北而諸生以禮相見或  
珠槃玉散推執牛耳會者咸千百人或某月某日甲與乙  
刑牲而盟告之天地父母倚蓋終身砥厲期許大江以上  
爲吳樓山劉伯宗城貴也大江以下爲楊維斗廷樞吳縣張天如  
博太倉而維揚上下之間絡繹八省郵合吳楚則予與鄭超  
宗元勳揚州梁湛至于淡揚州以影園爲都會樓山之爲人卓犖流  
通豪俊負大志一貧諸生揮金帛娛聲色好面折人過與  
公卿大夫辨論是非得失赴人患難緩急如不及至于經

史證據國家關係時勢安危方輿形勝以及兵賊戰守攻  
擊之成敗無不抵掌而談掀髯長嘯唾罵痛哭而後已予  
與樓山交在癸酉夏一見莫逆時先大夫課予考功署下  
第遂別至丙子館樓山而受業則吏部許琴公焉同予與  
劉伯宗沈眉生壽民宣城陳則梁梁海鹽張公亮明弼金壇呂霖生北  
劉魚仲履丁章浦張芑山自烈袁州顧子方無錫侯雍瞻岐會方  
密之以智桐城孫克咸桐城沈崑銅士柱蕪湖陳百史名夏溧陽麻孟璇  
三衛梅惠連之焜麻城萬年少壽祺徐州劉湘客陝西周勅立勳  
李舒章委亭顧偉南開雍華亭徐閻公字遠華亭宋子建存標華亭陸子  
元慶會華亭諸君數爲大會姚北若嘉興國門廣業其一也雲

問夏彝仲

九彝  
華亭

年伯李存吾

待問  
華亭

陳卧子

子龍  
華亭

以公車不

至乙亥留都防亂揭出倡之者樓山子方陳定生

貞慧  
宜興而

一百四十餘人誓驅逆黨逆黨者懷甯也

阮大

魏忠節公

大中死懷甯手忠節中子魏子一

學謙

刺血上書請赦始

定城旦丙子子一以蔭入南雍懷甯欲甘心焉予大開桃

葉厲館挾子一大會死事同難諸孤兒爲左子正

桐棟  
城子

直國林子忠國

子厚國

繆采室

江陰

周子潔

茂

子

佩

茂蘭  
吳縣

周長生

吳縣

顧玉書

麟生  
常熟

高永清

無錫  
黃太冲  
義

波

甯  
江陰

李虜公

遊之

同子一共十三人陳則梁長歌末句有獨

恨楊家少一人以應山公子不至爲恨觀者如堵子一出

血書疏藥及孝經共展詩畫淋漓齊聲痛罵懷甯意阻樓

山大快益重予為防亂駢逆後勁又與諸君共佐吾師吳

橋范大司馬景文送茅止生元儀湖州父子勤王時芑山僑屬

生子貧甚共醲金會湯餅至數百金芑山峻謝當時友生

咸集勵經濟修名節嚴取與如此豈復以區區功名勢利

為念哉閏歲丁丑過梁溪陽羨予與樓山子方定生重定

心交樓山子方合刻倡和詩己卯夏雪苑侯朝宗方域來

南雍朝宗甫踰二十雄才灑氣挾萬金結客首與樓山定

生勒苜芑山密之梅朗三朗中惠連姜如須核錢開少

鎮江及予相見執贄殊隆定生攜髮覆眉之才子陳其年

邦芑

維崧

來負笈樓山門下維時杯酒論文江山生色父子師

友松柏芝蘭而公亮捷丁丑令揚陽伯宗魚仲以薦舉出

眉生疏論武陵不報還里咸不至一日樓山責予不援同

郡湯薦元

廷璉寶應

之難予既未與湯相見又不敢忤父執賢

者適袁臨侯

維咸

先生出獄特擢兵憲揚州樓山相過數

言袁公語學使免褫革送入闕樓山之爲友又如此時年

伯周仲馭

鑑

以謝喪來南都樓山諸君左右之日于高座

寺收門生五百餘人予在寓有所商不合去樓山不以爲

忤也是科密之售朝宗擬弟三下第辛巳半歲先君由粵

調衡永又調甫破之襄陽監甯南軍予往反萬里上書萬

言得救先君于三百萬殲賊三十萬驕兵中皆同志力是

年密之聯捷尊先生孔焯以楚撫逮下獄陳子育容毅尊

先生撫偏沅護荆藩因賊中與予同予苦辛密之子育

兩不得當也壬午夏秋予從方孩未先生震瑞楊機部廷

江錢殷求朝彦魚仲程皇士齊士孟長人應春和洗心詩

送黃石齋先生道周戊五溪同魚仲蔡懷直忠拮据行

李送吾師范太司馬內召時樓山罵石齋先生關人于淨

海寺于司馬多所條陳又同樓山子一李子建嘉興看懷

甯燕子箋于魚仲河房復大馬懷甯竟夜多側目樓山者

惟予知樓山五嶽在胸觸目駭心事與境忤潦倒拂逆或

奮袖激昂或戟髯大噉卧鄰女旁搥鼓罵坐皆三年後死

事張本也是科唯子一售予已入毅與棧山雍瞻舒尊宋

轅文

徵輿  
華亭

夏仲文

四勇  
金陵

吳玉隨

國對  
全椒

宗鶴問

觀  
上元

百餘人

同寘副榜京兆金楚晚先生謂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

致慨特刻題名敘齒二錄詎知南國賢書之竟以是終也

此後賊勢孔亟中原板蕩同志烏獸散矣甲申崩拆南都

建立吾邑割隸興平又民亂百口無所託秋冬走南都時

懷甯翻案驟用放手殺吾黨修報復予靜卧一小河房聽

之樓山定生以救仲馭南來定生下獄樓山跳而免校尉

屢及予門不縛或曰劉誠意

孔昭

力予不解也予時以獨



子歸侍兩親走鹽官轉徙驚憂瀕死更生還里之後三奉  
薦書扶病告籲始得免時在乙酉深冬則傳聞樓山以義  
盡節死江上其後兩年之間諸君無不死卽生者咸大半  
棄妻子散家產去鄉里或以僧死或以歸死嗟乎烈皇殉  
社稷自閭部以下殉主者僅二十一人議者謂建文之難  
與魏瑞殺戮忠義種子殆盡何以奪義竭忠死者如微之  
表甄逢父與昌黎書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  
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  
於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  
辭在古與今百不得一今吾黨皆太學諸生所謂弁冕不

加祿食不進死者僧者數十百人視微之所褒百不得一  
何啻霄壤又議者謂崇禎間處士橫議擅換國政要挾公  
卿皆漢亾國事試思夔牖繩樞乾蠹朽蠹與朝廷似有間  
乃一聞國變同毀弃身家上滅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  
浩然不顧以報二祖列宗教義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  
羣居確然切磋砥厲安能以天下已任綱常名教共有一  
至于此小東林樓山首倡之其制義詩古文詞高古不必  
論讀其廿一史史論與東林本末兩朝剝復庚辛壬癸記  
讀書種子諸書其刺促寒窻塵埋八股時根救治亂尙論  
千古至蒿日時艱于國家陰陽順逆政事人才無不臆記

手抄存之夾袋其功在國家吾黨直與日月忠義同不朽矣冒襄之序如此方大鍼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今有欲吾謝大鍼可轉禍爲福者豈不爲范滂所笑哉會左良玉稱兵聲言清君側而大兵已逼獄乃解公歸起義戰敗被執就刑語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地下也談笑而死受命處血跡至今猶存洗之不去汪有與曰嗚呼公羅丸經廿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公多憂危之言人皆竊笑之迨其後天狼據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身爲餌公則張目奮袂而

言之禍福利害不爲少動人又竊而笑之羣犬吠怪理固然乎同時諸名士之社集者亦不盡皆君子而死生不相背飛繁霜泣鬼神者正自不少也予次公傳錄冒氏之文以埒見焉誠不忍其沒沒已也

吳副榜傳

按冒氏序已載傳中不復錄

壯悔堂集

侯朝宗著

壬辰十月日梁園侯方域卽陽羨爲文而三灑酒祭于先友吳君次尾曰嗚呼次尾死矣余蚤決次尾之死而次尾果死矣然余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髯怒以張言如風發氣奪電光坐于我上立于我旁狂醒酣醉時一呼之

不知吾友之云也。今過陽羨，陳子來迎，憶我三人共學石城，嘗更高歌聲滿帝京。又同時而幾殺其身乎？大賊與士英蓋安樂，與患難固無一之弗并。今次尾竟不見，而獨見定生嗚呼。次尾果死矣。因與定生痛哭失聲。君豈聞之？邪？是夜即夢君握予手，曲敘平生歡笑。異常然則次尾又未必死也。予向聞君死，嘗就梁園爲位南望而祭，然不欲爲文者，以未悉授命時本末。恐萬一亂真，失吾次尾。今定生乃爲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嗚呼！今而後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次尾何愁？次尾果死，次尾固在。予與定生哭者，朋友之情。

而次尾笑者蓋夢中猶不屑爲兒女子之態尋與定生之  
于次尾交親范張一生一死拜墓加封當在君里以君之  
神乘雲策畧今古蜉蝣乾坤糠粃方且無所不之而又何  
必池陽之爲桑梓也次尾念我與定生別垂一紀安知不  
已駕池陽過陽羨格止觀止特我與定生不能見爾嗚呼  
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養此士祭吳次尾文  
按以上皆專記先生事者集中惟增入明史本傳一條  
餘皆失載

同上

方域豪邁多大畧少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

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  
賈開宗侯公子傳

崇禎十二年己卯公二十二歲入南雍應試交陳公子定  
生吳秀才次尾及南中諸名鉅主盟復社

侯公子年譜

壬辰過陽羨其邑之名賢莫不喜予之來而釀酒爲會以  
觴之飲竟分曹賦詩長吟短咏咸極其致蓋建安南皮之  
遺事也因憶己卯寓金陵其時桐城方檢討曾爲讌集徵  
召同人今乃再見此舉且十五年矣檢討之零落殆不可  
問而一時同事者若吳貴池之蹈刃而死李華亭之賣志  
以沒梅金吾棲遲于蘭若張修撰歸逸于海上風飄烟散

畧已如斯而江山之恨禾黍之悲從可識矣

陽羨沈某序

往雲間有陳黃門李舍人皆起榛蕪以才情橫絕一世得  
其年而三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己卯與舍人論詩金  
陵自以爲盡意無復遺憾由今思之恨不得起二君子九  
原者其年幸獨在是天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因憶  
予與二君談時秋浦吳次尾在坐嘿不語心甚怪之次尾  
雅能詩其年爲收藏其遺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與  
三君雖互有得失而了了見大意顧蚤于予十年此昔所  
以默不語也余與其年別八載而良友如三君者皆已死  
其年幸各爲識之以續八哀

陳其年詩序



按黃門陳子龍也舍人李震也黃門以丁丑成進士公  
子時侍司徒公在燕邸與之論詩似也若先生實未至  
燕京證之樓山集中是年先生應吳中刪選丁丑房廩  
之聘由新安杭州抵蘇之虎邱至冬始歸其不在燕邸  
預于論詩之坐明矣朝宗此序因己卯在金陵李舍人  
坐上或以燕邸與黃門所論轉告先生而作序時牽連  
並記也

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姬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  
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奄論城且屏居金陵  
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

大絨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曰載酒食  
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能結客者公子曷叩之侯生  
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絨言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  
譏陽羨君其人有高誼聞吳君尤錚錚今與公子善奈何  
以阮公負至交侯生大呼稱善醉而卧王將軍因怏怏辭  
去不復通

李姬傳

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  
必喜而爲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  
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乃屏人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  
納交于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

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滿乎僕敏容謝之曰光祿身爲  
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  
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游又竊恐無  
益光祿辱相欵入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

癸未去金陵  
日與阮光祿

書

按此所述卽李姬傳中事傳文敘之己卯甚明下文所  
云初者明此揭之早出也公子己卯始至金陵不預公  
揭之議故大鍼之求解正在此時辨見年誥中

仲馭不以文章名然官儀部郎日嘗疏請仲理遂國時事  
而其復吳貴池書論阮人阮大鍼尤爲嚴而正卽此己與

日月爭光非文章之家所能及也後卒以觸皖人殺其身

書周仲  
取集後

按復先生書卽先生草此揭成示仲馭仲馭答書慨然  
任之遂爲甲申詔獄張本

四憶堂詩集

同上

不盡登臨地依然燕子磯  
波心懸帝闕帆影動江暉  
擊楫乘風志行吟  
紉芟衣相憐分手處  
轉恐再游稀

燕子磯送

次尾自注甲申作

按此詩宋牧仲注云是時應箕與侯子同坐黨人獄大  
鉞將逮捕之此蓋應箕避難出金陵而侯子送之也据

此則朝宗之出金陵在前先生視仲馭在八月則正朝  
宗往依蘇撫時也先生出金陵在九月則正朝宗聞捕  
及吳越將謀北行渡江時也九日過潯墅張員外則其  
至燕子磯送先生不過數日間事予撰先生年譜以爲  
九月望後今檢湖海樓集先生以九月十三日出金陵  
見此宦證也至朝宗先去金陵年譜中引其別練三詩  
爲證今再檢侯集中有送練三詩云獨洒楊朱淚兼揮  
祖逖鞭投餐藏室壁解佩贈韋弦宋注甲申黨人獄侯  
子避貞吉家又證以詩詞其別練三卽出金陵往依蘇  
撫時也然則賈注以爲冬興黨人獄者旣誤以渡江至

揚州之月日當之而侯公子年詎及本傳敘次多混蓋  
但知其依張尚書依史閣部而不知中間自金陵至蘇  
又由蘇北至京口一去一來流離轉徙集中詩文皆有  
崔證且與先生去金陵相值之月日如合符之析昭然  
發蒙矣

吳公挺人傑家在秋浦曲早緝薜荔衣兼嗜邱墳鷺一離  
燕雀羣翩然沖黃鵠嘗過金陵游公卿欽瞻矚孔融空許  
洛揚雄擅巴蜀氣槩託杯酒交章洗雕縵廓然示周行辟  
之長夜燭沛然飫殘膏辟之儉藏粟名高氣轉降撫躬頽  
自屈甯爲澗底松甘韞璞中玉賢者出有時曜日祇取尋

我聞貴池言再拜肅忠告當時柄國者前惡鳳陽督潛引  
院江子謀害清流酷吳公尋怒張奮義感抵觸彈抗叩水  
山目中無大惡黨錮至今榮願下范滂獄但傷漢運終不  
竟鍛鍊局吳公徒步歸弄其妻孥屬長安斬其林襍幟毀  
其禱連合羣少年草草一結束聲言取九鼎重復還邾郟  
江波水何清江千日何旭照徹吳公心七竅琛相續豈不  
知非敵忠貞從所欲廢陵走鼯鼠荒殿巢雉鴿六朝建業  
城淒涼百草綠昔日豪貴兒駒隙哀短促後死秉銀管追  
敘山陽錄特書吳應箕千載愧頑俗九哀詩之七

山陽錄

陳貞慧定生著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鍼大鍼以  
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尙能奔走四方士  
南中當事多與游實上下其手陰持其恫喝焉次尾憤其  
附逆也而鳴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以爲  
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寸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鑕爲  
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鍼罪無藉揭  
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  
使一點破如贅癰糞溷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  
次尾燈下隨削一藁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毘陵爲張  
二無金沙爲周仲馭雲間爲陳卧子吳門爲楊維斗浙則



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爾止仲馭卧子  
極嘆此舉爲仁者之勇獨維斗報書以鉞不燃之灰無俟  
衆溺如吾鄉逐顧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窘  
無所托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書不載略上江有  
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  
聞會楊與顧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遲留不發  
事稍稍露矣阮心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也絕不有仲馭  
者而鉞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敢視就使者焚之鉞銜之  
刻骨揭發而南中始鯁鯁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悲語  
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者亦畏足與絕鉞氣愈沮

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陵嗣昌逮遂不果上鉞遂  
有酌誣瑣言一揭語雖鶻起中實狼驚至己卯竄跡荆溪  
相君幕中酒闌歌過襟解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  
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向相君泣大鉞身雖在陽羨山中  
乎而所以窺伺吾輩者益急無有間青溪道上察予往來  
如織時予寓宋憲副園中同人枉顧鉞多爲相圖也且悻  
且志鉞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  
兒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然鉞腐心咋齒日夜  
思所以螫吾輩謀翻局特未有路耳居無何荆溪再召竊  
心喜鉞得間矣幸天子明聖堅持其局不變議隨起隨滅

區何甲申宏光事起鉞曰此奇貨可居也實緣官兵部尙書以迎立福邸首謀卽翻舊案將盡殺天下酬所不快下周鏞雷演祚于獄發其端時語所親曰吾五六年來三尺童子見我名姓輒詈而唾者非若若耶若知有今日以揭中最切齒者十人列之上曰此擁戴潞藩以圖不逞者又造爲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玉紹徽點將錄故事一網殺之貴陽馬相曰大事方定如此人心不安姑緩之是時也予適以先人卹典留南中且逆知鉞之就就余也以周雷在繫旦夕勞問或謂余且遜謝亡去予嘆曰禍已成無益况友在難何忍去益旦夕二公自

若鍼日夜中之莫可解矣一日持余僕至鎮撫誣予爲仲  
馭打點且云仲馭以五百金賄都御史部公維經將井中  
郭甲申九月十四日兩旂尉至余寓踪跡余所與仲馭往  
來書札無所得因出一票但聞曰駕上來駕上來數十人  
蜂擁予去時河南侯子適至爲予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  
代請問而爲求援於練少司馬時漏已下司馬馳詣貴陽  
曰書生何罪必欲死之耶貴陽曰非我意出圓老練曰其  
先入清德重望至今思之未忘當十世宥者奈何卽殺其  
後人馬相默然顧視燭影移時曰拘之司敗何如練不答  
旣日遣之出境去何如練謝而退時舊錦衣劉僑者亦在

南中致書鎮撫馮大意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  
後來必有公論吾衙門久且年老閱歷多紀綱門達可鑒  
也馮亦遲迴者久之而王相國鐸亦有書至鎮撫遂不得  
周內乃於十五晚拘予私衙具五毒皂衣團牌縱橫勢張  
甚馮作色曰汝何故在京爲周鎮打點予不爲動徐曰某  
書生也不任打點於周某實爲兒女親惠難中忍不一顧  
馮曰汝有家人口供以一單示有送銀郭都御史一欸予  
曰無論周某素以名節自愛非行賄者郭老先生清廉矯  
矯居官正直南中無不聞豈受賄者馮曰汝何得交郭公  
予曰某之得交郭公以先世有舊耳非因周也馮又佯作

色曰此事不小然終無所鍛鍊云初見其拘票首予次吳  
應箕次仲馭弟周鏞吳與馮有舊先密以意示梅錦衣惠  
連得免其傳牘有云此輩夜聚曉散踪跡詭秘以無實跡  
姑發回原籍嗚呼甚哉阮以快快不快所願曰俟我巡視  
地方未晚其時逮御史黃澍明年乙酉逮督撫袁繼威輔  
臣吳姓逮宗室朱容藩又逮御史左光先逮翰林陳名夏  
逮諸生沈壽民張自烈沈士柱逮大司農侯恂泊其子方  
域方夏逮副都御史金光辰諸君子凡號爲清流者惴惴  
懼重足立矣四月左帥良玉衷甲東下意靖君側至九江  
南都震恐大絀以爲雷周所搆不除之爲內應不已詣貴

陽基指薄暮往語至達旦飛片紙賜死矣屬有飛霜之異  
諸不靖者尙借爲風雨尋有五月初八日之事清流之禍  
遂獨中於雷周二公而國事不忍言矣嗚呼

防亂公  
揭本末

丙戌八月阮大鍼渡仙霞嶺白日忽紫濛燈欲逼騶衛  
不能前空中聞有兵戈劍戟聲鏗鉤浴鐵如百萬怒  
雷大鍼馬上嘍哨連呼饒我饒我不逾時馬驚墜深  
谷中肢體糜潰以死僕從隱隱見穿紅袍者二人綠  
袍者一人綠袍爲介公紅爲仲馭李侯云

附記

阮司馬大鍼之先世督部公諱鶚者予高祖方山公  
嘉靖甲午同年也其家故多博雅士如大鍼之叔自

峯尤奧異然予初不識之崇禎癸酉冬姚孟長先生  
赴南學院任晤間談及大鍼所填詞曲十錯認春燈  
謎予因從錢兵部其若索觀之曰事固有敗於激者  
若大鍼此曲乃思自湧非思翻局萬一挺而走險過  
其攀埒正人之一綫而明爲仇敵號召黨羽濟以譎  
險天下事去矣其若與張二無諸公皆以予言爲平  
甲戌春大鍼忽持年家弟刺過予一見傾倒歎獻手  
抱予兒繼貞稱世兄弟予雖訝之而心憐其夙游趙  
忠毅廡下抑可艱在魏闈未橫前或非渠首何必峻  
拒反深其毒往答拜之卽牽甕張筵出童子演春謎



酒間媿媿自詆吾與孔時仲達厚他人交構致罹黑  
冤十銷認取以自雪本情冀公等照覆益耳予乘醉  
應曰世間錯固不止十但保公自家不錯何患人錯  
昔人誤答一轉語墮野狐身而後賢解之曰輾轉不  
錯復是何物願公從此實之爲國家起見勿生仇恨  
也自是又十餘年而南都大變大鍼托彭天錫相謝  
因相招阮鬚已蟒玉執權薛子來大者侍從小者編  
摩京堂太史惟所命之以報人棄我取之德不亦快  
乎予答天錫吾不復以一字復阮鬚但爲語鬚前此  
猶是從并救人今日乃是李代桃殭此時何時而猶

以腐鼠相嚇哉今日見定生所敘述益服數君先見而予與維斗終是寬一著然予無着本懷覺一切原無定相若使駕馭得宜安知鄭貴妃不能脫簪魏奄不能帖息効掃除役一扶之一挫之遂至於此天下事豈獨中原宮府不宜異同也

補米增記

按以上皆見山陽錄後衲米者薛采也

十子篇

同上

吳貢士應箕

次尾翫懃負氣節其讀書有本末平居酒酣感槩祖鞭劉  
嘯虬髯颯颯未常不在受降風雪間也魯仲連欲烹醢梁

王灌夫痛罵程不識而頭顱老夫辭舌不平氣亦以是不  
振乙酉之死而次尾何以死也次尾又何得不死噫次尾  
之志也

贊曰郢人遁斤伯牙流水乾坤歷歷何限餘子

湖海樓文集

陳其年著

里中要人某者謂周故相方貴幸倨見里中諸父老顧獨時時  
嚴憚先府君嘗以好語召府君曰公子如出吾門者吾能  
尊顯之客以語府君府君卒不往居恒負大畧一時江表  
諸先生比之東京廚顧府君與諸先生者亦深相結也戊  
寅而畱都防亂公揭之事起公揭者蓋爲懷甯阮大鍼發

也懷甯魏奄乾兒思宗皇帝鑄之九鼎比于魑魅罔爾然  
猶橫踞南都以酣歌聲伎奔走四方無識之士輦金十萬  
至闕下朝中多陰爲羽翼者勢且叵測貴池吳先生次尾  
時讀書予家與府君扼腕此事會無錫顧子方先生來三  
人者雅相善也意又相合吳先生隨于燈下草一搨顧先  
生首倡府君次之蓋揭中雖徧列當世清流然主之者實  
止秋浦梁溪陽羨三君揭未布或泄之懷甯懷甯愧且恨  
恨乃刺骨無何而竄迹荆溪要人幕中二憾在矣酒闌歌  
歇襟解纓絕醉二參懷甯輒絮語陳貞慧何人何狀必欲  
殺某何怨閉門泣目盡腫是役也雖僅僅大學舉幡乎然

義聲一呼枉正立決使天下後世知春秋之義不陷于亂  
賊之誅府君此舉實爲首功云明年爲己卯府君射策陪  
京寓溧陽未憲副園中當是時金沙周鹿溪先生方以讀  
禮家居宛陵沈耕岩先生以諸生辟召首拮擊揚相奪情  
歸卧敬亭不起秋浦吳先生則主持清議于南中一時名  
德如芑山張爾公吳門錢吉士龍眠方密之歸德侯朝宗  
如臯肩辟疆嘉善魏子一諸先生無不雲集石城府君顧  
盼其間自大司馬范公司業周公以下皆虛左引重之每  
當車騎闕集冠蓋絡繹命酒徵歌輒呼懷甯樂部仰天耳  
熱復與諸先生戟手罵懷甯不止灌夫之禍始于滕席矣

壬午之秋復應省試不第屬朝中正人黃石齋道周范質  
公景文成寶慈勇相繼竄逐府君屢變服走送江上日涕  
泣里中要人且再起事殆未可知屬有天幸要人起卒敗  
然天下大事已去勢且爲之奈何至甲申而遂有三月十  
九日之難主事公小臣死之謂處士之兄貞達也府君益日涕泣方  
圖與雲間金沙諸先生共襄劉琨祖逖之舉而懷甯驟用  
事矣宏光甫立府君則走之南中蒲伏闕下爲少保公請  
卹上書得允旣以恤典久居南中而阮懷甯者方貴用事  
夙又恨府君次骨蓋先是已捕鹿溪先生繫之請室矣先  
生者亦以防亂揭故爲懷甯所切齒者也府君日則席藁

銀臺門而夜則橐體從先生請室中或且爲府君危之府君奮髯抵几曰男兒死則死耳何畏邪卒詣獄自若九月十四日下春卒有白靴校衛數人者至邸中縛府君至鎮撫出一紙紙尾有秋浦吳先生名吳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劉儵者故思宗皇帝舊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蹏與鎮撫馮大畧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紀綱門達之事可鑑也馮獲書意動而司馬練公國事亦爲府君馳詣貴陽而相國王公鐸亦以書致鎮撫獄稍稍解府君歸里又一年鹿溪先生卒賜死獄中大兵旋下江南亦亡嗚呼小人之於人國也甚矣哉府君歸遂鑿坏不出坐臥

村中一小樓足跡不入城市者二十年樓之上度十三經  
廿一史各一部餘則襍列樓山堂集壯悔堂集陳黃門遺  
詩吳梅村樂府朝夕吟誦寒暑不輟以爲常

定生府君行畧

按防亂公揭予撰先生年譜據本集及南雷文約證此  
揭爲先生戊寅在柔溪陽羨時所作以訂冒氏乙亥之  
誤今檢定生所撰山陽錄及檢討撰其父行畧則先生  
實此揭之主草者與子方定生三人共之故其所敘年  
月與全氏南雷神道碑合惟先生以戊寅七月主子方  
家定生自荆溪過從示沈眉生疏稟乃起草檄之議若  
八月先生至荆溪主定生家植子方有約未至而檢討



以爲讀書其家則六月事檢先生詩文集確保作於子  
方家與定生共成之則謝山系之戊寅七月者尤得其  
實至甲申鉤黨之獄据錄中謂先生與馮錦衣有舊使  
梅惠連示意得免則與先生祭仲馭文及朝發之弟三  
首如合符節也

文杏齋者先大人讀書之室先大父少保公所構也齋之  
上大人讀書其間一日呼崧而命之曰爾小子亦知斯齋  
之所自乎自爾祖少保公之構此齋也三十年矣自爾祖  
之棄世而爾父之險阻艱難以處此也又二十餘年矣念  
平昔踪跡所之燕趙吳越之間名山勝境歷歷在吾目焉

然自甲申乙酉以來予不復出矣念疇昔交游如貴池吳  
次尾金沙周仲馭宣城沈眉生梅朗三雪苑侯朝宗吳門  
錢吉士雲間李舒章曾盤桓磅礴于此齋者今其人或在  
或亾又不可復見矣齋之中吾留名山記一焉庶幾不復  
出者可以當卧游也又齋之中皮綱目一焉庶幾思其人  
而不得見見古人如見吾友也齋之中又襍皮樓山堂集  
壯悔堂稿雲間陳黃門詩集東吳太史樂府焉皆吾友也  
吾又雅善是也小子誌之

文杏齋記

貴池吳孟堅撰讀史漫衡一卷屬其友陳維崧序孟堅者  
維崧之師樓山先生嗣君也憶歲戊寅從余師游余才年

十四耳記一日者予以制舉就呈先生題爲葉公語孔子及太師擊適齊諸全章先生喜掀髯抵几立飲盡一斗曰子異日良史才也出其文徧贊諸坐客復以陳生文贊之鄒臣虎先生于是陳生名一日而滿大江南北又一日師見予晉人假道于虞以伐虢友則又益狂喜曰此弦高之智也乃得之十數齡童子奇哉又一日予作霍光論責光以不早選保傅補助昌邑王至廢立大事徒決于田延年無古大臣體先生喜則益大奇之蓋先生平日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熟于史其教維崧也亦必令其精熟于史今先生沒二十年矣愧予將老而無成篋中僅僅保守樓山

堂集數卷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旁若無人  
時而作爲變徵聲泣數行下蓋既傷予之老而無成又傷  
予繼且暮不死有所冀述卒亦無知己如先生者咨嗟擊  
節共相揚扝也已嗟乎予以是不得不泣然于予師之既  
沒也

吳于班讀史漫稿序

先是貴池吳先生太倉張先生俱有史論吳先生意氣雄  
偉個儻非常所著樓山堂史論高文老議成一家言有極  
筆之歎矣

錢礎日史論序

維崧性者典籍卽至叢言臚史往往有所津逮見未虞初  
諸臯者流非算搏述卽鬼董狐耳既動激亦足道聞有

于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錄金陀粹編則又腕力孱弱文采  
不足以發之甚矣紀載之難也嚮惟秋浦吳次尾先生觚  
不觚續錄議論絕有根柢近則汪鈍翁戶部說鈴敘述不  
苟點染復自斐然吾目中所見說部惟此二種今又得牧  
仲是編相鼎足矣

荊卭偶筆序

聞先生有國朝古文之選誠不朽盛事也崧昔年石城數  
從次尾師游出所撰國璋集相示絕嘆爲經術曷茂搜葺  
詳雅無何而觸機蹈故此書不傳竟作裴氏之語林有遜  
蕭統之文選言之可爲感傷與張芑山先生書

擬古樂府當日貴池吳次尾師謂予不宜多作近則梁園

侯朝宗亦以沿習爲譏然僕以爲才情之士不妨模範用

見倩盼耳

與宋倚木  
論詩書

湖海樓詩集同上

夫子驍騰甚當時命世雄  
弃繻陳漢疏擊缶和秦風  
捫虱才難售游龍術未玉  
嶙峋一坏土落日大江東

當代論兵會何人可擅場  
劉琨歸朔北孫策入丹陽  
一諾輕車騎千言破混茫  
靈旗如彷彿毅魄想飛揚

讀貴池先生樓山堂

集二  
首

東都壇墀立名字西園邸閣紛  
袿襜懷甯乳贊老逾怒矯  
尾直拂鍾山巖我師秋浦魁  
壘主便樹頤頰張鬚髯一罍

袒褐暴猛獸筆陣霍若霜鋒銛甬東陽羨迭相和摩旌掉  
鞅交無嫌么麼得志逞報復一網盡矣心所甘王師南下

明社屋人頭畜鳴盡夷殲四十年來市朝換曜靈急景奔  
驚帆崇文門外黨碑倒沙石磨治落文嵌平生先子膠漆

友半作黃葉經秋芟晨星落落只翁在開元軼事餘誰詣

先朝鉤黨有本末冰玉珞畧秋陽暹今人往往咎過激毋

乃醜正叢譏譚

寄黃梨洲先生  
求爲先人志墓

白門城上夜啼烏有客單衣泣路隅舊事逢君心慟愴故  
人憐我立斯須下杉啟在誰修墓李燮家亾但賣珠試向

平陵松柏望當年賓客尙存無

贈吳  
子班

冒氏同人集

南門舟中同辟疆定生密之朝宗作

吳應真

自我來京國蓬門屢爲迎未能念得失而苦學逢迎悅性  
無非亦忘機敢避名依然城郭近徒羨濯纓情

寶應真吾友輕航許乞居何殊割邸宅況載入關書我不

爲公度人誰賦印須城居空擾攘野泊竟何如此詩共四首

後二首已見樓山集中不復錄

按此詩爲先生己卯六月南都之作詳年誼中諸子据  
先生自注尙有子方此佚先生避客城南舟中之詩惟

此二首集中已佚其寶應真吾友一首見留都錄先生



之孫銘道注中題爲湯薦元假舟城南證之詩詞湯卽  
寶應人也惟第五六句云我有乘桴興人誰作楫須與  
同人集小異蓋先生後改也

丙寅孟堅至如臯謁呈五言律三首和韻 目 襄

紀事三千字包羅數十秋

王戌春子班徒步入都爲尊人求以忠義表章付史館竟崇浩

蕩歸過子聽請追述往事者三日予爲作樓山紀事本末字體三千人有百餘盡當年節義

余惟稱後

堯公等遂長閑冥漠應含笑黃泉莫寄愁况逢無忌日鐵  
匣不須投

按和作三首今錄其弟二首證樓山序正作于是年也

漳浦文集

黃忠烈公著

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未陷時皆仰師  
雲霓不日入關卽六真書亦深以紫氣爲望至朱盛濃過  
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  
之倫甯當以此歸之吳次尾今亦安在謝車騎用寡亦須  
八千但可一試耳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與鄭太宗  
元歎書  
按此書則朱盛濃之非其人可知而謂先生肯奉之乎  
故年謫斷以爲野史之誣

商雷文約

黃宗憲  
梨洲著

方阮大鍼之在南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  
下有事行其掉闔耕岩劾楊嗣昌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

鼓煽豐芑之語于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岩之意出南都防  
亂揭台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鍼恨甚以爲主之者周鹿溪  
也及大鍼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  
耕岩爲首予亦預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岩矯詔將下  
溧陽遂北耕岩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

耕  
岩墓  
志

崇禎間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其  
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  
巢漳浦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我不如援  
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謂故相

而故相所前暱者爲阮大鍼大鍼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  
苟使大鍼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灰揚焰置酒  
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  
許也邀之半道會于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仲馭持

論不下

此仲馭親爲言  
今人恐無知者

會眉生保薦入都劾揚武陵竝

及大鍼大鍼始沮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  
方曰大鍼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啟忠  
臣之家故予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鍼杜門  
昨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鍼猶不忘援手故相以吳中事沮  
之則請起廢籍馬士英以爲化身故相許之去崇禎己卯

金陵解試先生與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暑揭中人也  
邕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苑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臯  
冒辟疆及予數人無日不連袂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  
鉞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鉞暴起國狗之瘼無不噬也遂  
按揭中姓名造孽蝟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而予與  
先生爲校尉縛致鎮撫獄事雖解已瀕死矣若是乎宏光  
南渡止結得南都防亂揭一案也今日聞先生事者徵之  
于予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與

陳定生墓志

仁菴爲黃寓庸虞德園外孫館甥更廣之爲讀書社如江  
道閣道信嚴子斲顧斐公虞大赤仲崎卓珂月鄒季直叔

夏嚴子食鄭元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  
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班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  
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劉孝則蜀中  
則劉墨仙仁菴各取其長以弦韋爲幽贊非一闕於聲氣  
者比也

張仁菴墓志

按南雷二志證之先生集中及檢討所撰處士行畧奄  
然如合符復析者也周宜興之起在崇禎辛巳而三吳  
君子之謀起宜興則在丙子丁丑間蓋烏程任首輔時  
也證之吳梅村復社紀事謀起故相之議發自張天如  
而吳中人爭附之宜興懷甯一鼻孔出氣又證以先生

之書則此揭之出吳中人從而矛盾者亦卽謀起故相之一輩人證之山陽錄楊維斗其一也至于揭事之役獨先生與子方定生三人倡之乃以書致仲馭而大鉞之必欲甘心于仲馭者則以求援之書不應而焚之故疑其爲首唱耳若朝宗同在會中咀嚼大鉞正謝絕王將軍之前後事大鉞以其與社中人初定交不爲援手從而下石故其恨此二人反甚于先生及定生也觀其聞左兵之下先殺仲馭惟恐失之朝宗遁後復以乙酉捕及定生家覲本而定生反以王相練司馬之綏頰而出此可見也

鮎埼亭集

全祖望著

當崇禎間中官復用事于是逆黨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鍼之漸卽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閒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鍼觀望南中作留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甯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之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爲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鍼恨之次骨時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鏞實主



之甲申難作大鉞驟起南中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  
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遂與臬竝逮  
貞慧亦逮至鑣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亾命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按周相入閣及起馬士英皆在出揭之後蓋因援大鉞  
而終言之南雷言漳浦入獄亦後事也

明詩綜朱竹垞編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縣學生乙酉死于難有樓山堂前  
後集張爾公云樓山人文似陳龍川詩旨類屈正則可以飛繁霜泣鬼神

靜志居詩話同上

先生羅九經廿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亾順逆之迹當

崇禎中預料燕都之必不能守聞者皆笑其迂而先生持論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如指掌撰有熹朝忠節傳二卷兩朝剝復錄十卷閨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本末六卷續觚不觚錄二卷其書或傳或不傳覽者可以當龜鑑矣分宜張爾公稱先生人文似陳同甫是誠知言聞先生授命處血迹至今猶存洗之不去莫宏嵇紹而後不多得也

按詩話選入先生練鄉勇一首何以一首蘇州行一首詩綜又增入歡聞曲一首悼吳門文相國一首耕田苦一首俱見集中

明之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等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甚隘而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于四海于是有廣應社貴池劉伯宗城吳次尾應箕蕪湖沈崑銅士柱宣城沈眉生壽民等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肇起復社復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一時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

孫信孟樸詩話

按此與伯宗所撰先生本傳合

北若爲尙書善長之孫英年樂于取友盡收質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于秦淮河上幾二千人聚其文爲國門廣業時阮集之填燕子箋傳奇盛行于白門是

日夕隊末有演此者

姚幹北  
若詩話

按此與先生闕門廣業社序文合据序則丙子也看懷甯燕子箋冒序人之壬午實則丙子以來每社會多聽阮曲所謂嬉笑怒罵也

崇禎戊寅南國諸生百四十人具防亂公揭請逐奄黨阮大鍼子方實居其首有云杲等讀聖人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憤俱但知爲國除奸不惜以身買禍大鍼飲恨刺骨而東林復社之讐在必報矣

顧杲子  
方詩話

按此敘公揭于戊寅與南雷及檢討所撰行畧合此殘明一大案而揭文已佚蓋南渡後被懷甯搜毀殆盡也

沈宣城之劾大鉞僅存二語于南雷文約中復社之具  
公揭爲先生屬草獨此數語存于秀水詩話中

復社雖太倉二張主之實引次尾扶九相助當時烏程有  
子求入社扶九堅持不可于是乎有徐懷丹之檄陸文燾  
之疏繼以周之夔之彈事又繼以王賓鼎之飛章而復社  
禍機旣發扶九亦日在憂患中遺書散佚殆盡有子南齡  
予女增也僅存復社同人姓氏一冊出自扶九手書爰錄  
其副按籍以求諸先生之詩蓋千百之什一爾

吳翻扶九詩話

劉伯宗詩話

按竹翁所采明季之詩大都得之復社故其詩話所敘

社事源流至詳且核蓋詩史也先生狷主會盟改其所  
論左右遇之今錄數則以見一斑

吳梅村集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  
相遇于南中列壇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  
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數  
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爲之屈撓有院人者故奄黨  
也流寓南中通賓客音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  
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輪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鷄鳴埭  
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

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一稱  
善夜將半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瑤兒媪子乃欲以詞家  
自贖邪引滿浮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于是大恨刺骨  
思有以報之矣

目先生  
雙壽序

按冒序樓山事言看懷甯燕子箋于劉魚仲河房乃壬  
午解試之役梅村所述則己卯也證之南雷撰定生墓  
志言崇禎己卯先生與定生舉國門廣業之社時則有  
酒酣耳熱咀嚼大鉞之事檢討自撰其先府君行畧言  
己卯射策陪都先生獨持清議于南中時則有命酒徵  
歌輒呼懷甯樂部酒酣耳熱戟手大罵之事是則己卯

壬午兩次之看傳奇罵懷甯先生俱在坐也至此序中  
言置酒鷄鳴埭下卽爲孔氏桃花扇偵戲一劇之藍本  
予謂大鍼之移居金陵在乙亥丙子間而社中人自丙  
子以來徵伶非止一次則罵阮亦非止一次惟傳奇以  
此繫之癸未三月則不似耳辨見年譜中

耻躬堂詩鈔

彭躬菴著

庚辰黨禍起輒欲死李膺

黃公道周自江西蒞幕  
被逮于周旋送之淮上

淮陽湖

歸舟獨與太學全

涂名仲吉南國學  
生同送至淮返

氣矜吳與馮顧我特

開扇

吳名應箕馮名京第  
俱于南京開關選書

按黃忠烈公被逮在庚辰其自江西北上在是年之六



月彭涂二公送至淮返當在秋間證之先生集中庚辰  
五月葺小園避暑作園居賦八月寄周仲馭詩言黃解  
葉三公被逮及廷杖事是先生自五月歸遂居山中是  
年在郡邸度歲集中詩文皆可證也所謂閉關選書者  
乃先生辛巳移居金陵之時集中有馮躋仲京第招飲  
戶部園正在移家之後躬菴謀救漳浦復有次年之行  
故先生及馮公有開局之事此詩因送漳浦歸牽連記  
之否則老年追憶偶誤一年也

已疑誤  
記也

下詩有明年適京口傳  
以檻車徵之語正指辛

死者亦多門志士骨縱橫

自記解者斷首死

○注云吳名

應箕貴池生員起義被執解歸南京不肯見敵求解者斷

首

山中感逝  
五言長古

按先生不肯至南京求解者斷首躬菴先生或別有所  
聞野史俱不及也然亦可見其求死之決無苟免之心  
躬菴此記雖竝存可也

寒崖近稿

陳士業  
宏緒箸

貴池有吳應箕者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癯而悍目光若  
炬酒酣岸幘道人間不平事輒髯張齒切而眦裂自國變  
來日同君聚哭于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亾公益孤無

所向

徵君伯宗劉  
公墓志銘

遺事

美

按徐巨源榆溪集有劉徵君傳記先生與伯宗哭野事  
大畧相同今不複錄

當南都再陷時蘇州文學顧所受僑服哭文廟投泮水死  
常熟項志甯含山張秉純絕粒死貴池吳應箕宣城麻三  
衡桐城孫臨常州吳福之舉義不屈死皆諸生而以身殉  
者太沖爲吾邑人故知其死爲尤詳

楊文學  
太沖傳

予曩與伯宗次尾眉生農夫孟璿諸君結社秣陵數往來  
江上獨伯宗似續得與父及與父之子王孫頻以赫蹏相  
慰勞如其先人疇昔

黃俞邵居秣陵問業于予友高座道人復取江上州郡詩

選之如予曩與道人暨伯宗次尾諸君故事名曰建初社  
按其姓字予雖不能盡知然大概皆吾良友之子姓與其  
戚黨以上並建初諸子詩序

鴻梯續集 同上

予友劉伯宗嗜古耽竒負盛名于海內而尤深于經學曩  
與吳次尾有皇明易選之梓劉伯宗易選序

江城名蹟記 同上

綠雪樓大司馬熊良孺先生明選見予友吳次尾應真文  
序問此何人頡挫酷類子長而議論飭體當是鬚眉男子  
予爲言次尾生平甚衆今次尾一死已不愧文陸先生亦

自間關蓬轉埋骨首陽久矣悲夫

堯峯文鈔

任琬著

君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鎮  
貴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杯酒淋漓相與掀髯抵掌  
往復上下其議論時謀數大鉞罪惡爲文檄之共推應箕  
屬草而君與禮部皆列姓名其間檄未布而事泄大鉞恨  
之次骨禍自此始矣宏光卽位大鉞用事將盡殺黨人君  
與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爲營救萬端鉞  
訶知之夜半遣校尉捕君與應箕應箕亡君出詣獄鍛鍊  
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傳致禮部于死

陳處士  
墓表

青門旅稿 邵衡著

侯魏合傳

艮齋倦稿 尤侗著

陳檢討傳

按二家論鉤黨之獄大畧與定生墓志墓表同今不復錄

壺山集

臨川陳興霸孝威著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而不矜尙貴爭及其衰也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俊厨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

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嗟之由斯以觀豈一說者伏一敵至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警聽浮蕙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朴填砌者以六朝爲治而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蓋文字之矛盾釀宇宙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吳次尾書

呂子粹語

吳次尾譏萬厓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尙  
有何書前此作者尙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返

次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爲文禁且曰此等惡習殆于一  
三空疎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  
月盛

謁次尾師墓用泥濇韻

貴池李愁

網常自今古敢慨汗流青老死非吾志捐生報國心結蒲  
思象似掛劍欲龍吟何但神州恨淩然淚一亭

理樓山遺書有感二首

當時坐擁百城尊千萬今無一二存筆絕麟書悲魯壁棟



充牛汗總秦燭憂深不復燃  
藜照歲暮徒資爆竹喧  
簡斷編殘餘燄在整齊什襲授兒孫

竒法何如正與葩青箱聳鵠浩無涯  
籙書買粟新良賈斗米稱兵舊世家  
脫史雖傳猶放廢龍門欲擬定紛拏  
祇今游夏無詞贊塵土飄零鄴架牙

自在先生欲修宋史屬與父與手兄弟及其家諸子

代草故篇  
中云爾

按貫池李行季達敬中愨兄弟皆受業於先生此詩采入程皇士輯啟禎雨朝遺詩中李達先生卒有詩序見樓山文集皇士號濟士見冒氏樓山序

吳麻沈合傳

明三峯萬應隆著涇川叢書刻有三峯傳稿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孟子曰一鄉皆稱愿人焉非之無非也刺之無舉也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然則倜儻非常之士居不必似忠信行不必似廉潔固有可非有可刺也然辨大義則不妄臨大節則不奪馳逐紛華靡麗之場而寄情原澹汎濫于聲色貨利之流其居心固自潔也貌富貴輕生死振天綱立人極不學堯舜顧堯舜之道有餘光矣居今之世一見諸貴池之吳吳次尾名應箕邑諸生也幼甚貧嘗依人以讀書同輩或狎之亦不怒顧其資穎敏絕或詫異之亦

不驚蓋其自視軒然人固不得而榮辱之也戊辰應社起  
其在貴池予推劉伯宗城伯宗因薦次尾逡巡次尾稱名  
下士矣次尾美髭髯顧盼煒如議論風生口若懸河因得  
交于金沙婁東遂操文選之政論文合于大道屬筆甚敏  
坊客厚貲購其書輒獲大利或好獎借人太邱道廣然餽  
遺好燕之及不甚拒也蓋東南聲氣一大都會矣予嘗寓  
意箴之不予答跡其所行亦未屑改也亡何甲中之變劉  
伯宗繩尺士也痛哭若喪考妣殆至滅性竊怪次尾飲酒  
食肉如恒次尾曰今日哭泣之哀我不如卿異日崎嶇致  
死卿當不如我矣遂糾集鄉里少年以一旅自効時多響

應之者師敗被俘不肯薙髮降臨刑蚤矚目怒亟叱刑者  
速布席于地毋汗吾鬚遂坐席受刃死